

愛吾廬文鈔



受
吾
廬
文
鈔

呂世宜 著

中
華
書
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愛吾廬文鈔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)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
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

統一書號：一七〇一八·一五一

愛吾廬文鈔序

凡學之患。患於不能入。尤患於不能出。叢籍鱗次。手繙繙不輟。一輟輒遺。卽偶有一二得心。而於古人回穴奧窔。終莫能晰。餽釘耳食。如是者不能入。又或索昔賢往事。鉤稽條弗。謂某也。醢某也。肆某郅崔。某甃。屈及執筆爲之。絢博而支。絢斷而岐。質之昔賢往事。齟齬不相合。如是者不能出。吾友西村者。學政古讀。書自束髮識字。寢饋凡四五十年。其勤於始也。能入。其眇於終也。能出。出入之際。殫以精心果力。而又識足以達時事之宜。明足以破千古之蔽。論足以翦繁蕪之失。辨足以息羣喙之鳴。然後馳驟縱橫。必求於是而後止。故治經貴精也。拘牽於文誼。則鑿畔離於訓詁。則繆尋。廬窮委。擘稿勃罕。而又詡之以周秦古書。斯得之。治史貴廣也。讀未數行。輒評臬失之妄。讀一史未及他史。特下斷失之疎。善博覽者。正爲先稗次之注。又次之叢說。爲下引證旁達。坐次屬辭。斯得之。西村治經。先之以聲音訓詁。其於一辭一字。古注有異同者。必明辨而縷分之。崖略已見於筆記中。槩行而讀史。則博綜上下。判黑白。別是非。故其搖筆纒纒數千言。其簡處則又一語不苟下。余觀其論漣池。論與夷。及擬昌黎伯夷頌。答李翊衛中行呂鑿山人諸作。識見高卓。卽起唐宋諸賢。亦無不領。至所撰碑誌及傳記。動與古會。出入經史而不自知。豈非韓公所謂氣盛則言之長短與聲之高下皆宜歟。尤善金石。凡商周吉金。下暨秦漢北魏石刻拓本。靡不搜羅製什。珍如拱璧。每有奇字。稽譏不遺餘力。務合於祭酒六書之旨。尤精古籀篆隸。兀然危坐。墨一升。楮一

柵。隨。緒。隨。棄。頗不自愛惜。而門外求書者屢已滿。至於議論時務。談吐悉中民隱。利弊皆達。加以受性方直。異說詭詞必辨。翦莠儒先。傳會經傳必辨。古今人物。賢哲佞邪必辨。年邁六十而聰強。縝密不憊。其著述未可涯。進而上之。廣邃甄微。當陸續以出也。是爲序。年愚弟陳慶鏞識。

愛吾廬文鈔

呂世宜西村著

擬戰國策

公叔痤病。魏惠王問之曰：「先生若棄寡人，寡人其誰佑？」公叔曰：「衛鞅才相之必霸，王默然。」公叔曰：「王幸用臣言，否必殺之，毋與敵助。」王許焉。鞅入，公叔曰：「嚮王問相，我曰衛鞅才相之必霸，王默然也。我曰：王卽不用臣言，必殺之，是我禍子也。」子其選。鞅曰：「公言相，君不謂然。」公言殺，君豈其然？後鞅果霸秦伐魏，人謂公叔知人。君子曰：生而屈人才，嫉也；死而誘人殺，忍也。告諸君而復逸之，悖也。公叔於是乎不忠。

擬張耳陳餘列傳論贊

太史公曰：張耳、陳餘並以賢稱，然餘不及耳遠甚。當餘見筭時，餘起欲與爭，耳蹠之。其卽子房之故智歟？故耳以賢王，餘以敗死，此賢不賢之分也。雖然，耳以爭利而卒佩其印，亦有不足多者。嗚呼！交不終者，怨長，恩不甚者，輕絕。其張耳、陳餘之謂矣。

擬魏其武安贊

太史公曰：勢之不可恃也如是夫。灌夫以將軍勢橫行潁川，其後卒至於族。魏其不識時勢，以無位之侯，妄與赫赫之武安爭，欲不死得乎？方廷辨時，自汲黯石建外，皆武安耳目。雖天子心知之，有無可如何者。夫非以武安之勢固有所藉也耶？然武安亦幸未失勢而死，使不死，豈得僅如魏其論棄市也哉？勢又胡

可藉也。

擬昌黎伯夷頌

人之自立於天地間者。行其心之所安而已。不必與人異。亦不必與人同。是故以己之見。合人之見。謂人之見盡如己。難矣。以一己之見。合人人之見。謂己之見必是。人之見盡非。抑又難矣。若至以一己之見。合天下之聖者。賢者。而皆無一是。則其見非尋常之爲見。千古而上。不可無此人。千古而下。不可無此人。卓卓乎立天地之間。而確不可拔。如伯夷叔齊。非耶。伯夷之世。亂世也。其君肆虐。其臣逋逃。其天下之民。羣入於水火。而靡所拯恤。武王不得已而伐之。至仁也。太公輔之。八百諸侯從之。至義也。而伯夷叔齊獨斥之。爲非諫而去。去而餓且死。夫何爲也哉。夫豈不知興衰之運耶。夫豈不知仁暴之分耶。夫豈不諒武王之心。謂爲救民水火耶。而必中一己之見。是不顧天下之非。是何爲也哉。孔子稱伯夷曰。古之賢人。則亦是伯夷也。而說者曰。伯夷得孔子而名益彰。夫孔子聖人也。武王亦聖人也。伯夷不求是於當日之武王。豈求名於後日之孔子。亦行其心之所安而已矣。且孔子何爲賢伯夷也哉。爲當世之多亂臣賊子。不可無伯夷其人以風之也。吾故曰。伯夷千古而上一人。千古而下一人也。而世之爲士者。顧猶有和光同塵之說。此伯夷所以獨立千古也夫。

擬昌黎伯夷頌

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。舉世混濁。清士乃見。斯言也。斯人也。吾蓋索之千百年而不得者也。夫求士非

難。求士不趨世爲難。求士不趨世非難。求士之出一己之見。闢一世之非。上接千古。下留千古者爲難。若伯夷者是耶非耶。孔子稱伯夷曰古之賢人。又曰求仁而得仁。又何怨。則夷齊之賢。誠得孔子之名而益彰。而當叩馬而諫。與夫窮餓而死。浩浩然同於天地日月山川而不可抑者。彼誠於心有所不安。遂於世有所不顧。夫豈以是求名於千古也哉。伯夷不求名。孔子獨以賢之名歸之。非獨賢伯夷也。爲當世之多亂。臣賊子不可無伯夷其人者。以櫛其魄而寒其膽也。然則不必謂伯夷無叩馬之事也。不必疑采薇之歌。猶有怨之思也。伯夷誠上接千古。下留千古。爲聖之清者也。太公目之曰義人。蓋與孔子同意云。

擬昌黎通解

無所不通之謂聖。聖人道息。而通人名起。爲通之說者曰。礪者易缺。傲者易污。人生斯世。奚介介爲哉。於是赫其牙角。破其崖岸。踰閭衛而毀藩籬。自爲得聖人。無可無不可之意。而通名藉藉。噫。是誠學聖人也。耶。學聖人以經不以權。古之人有伯夷者。其爲人也清而介。特立而獨行。不以俗所喜而喜。不以俗所憎而憎。矯矯乎其異也。而孟子稱之曰聖之清。子路聖門高弟也。孔子至衛。南子請見。子路獨以爲不可。於公山佛胖之名亦然。說者謂子路守經。故不足知聖人。夫子路誠不足知聖人。要不可謂非賢人。子路誠不能如聖人。要未嘗背乎聖人。何也。聖人則可。子路則不可。此子路善學聖人者也。聖人之教人也。曰質直而好義。又曰衆好之必察焉。衆惡之必察焉。此聖人之經也。此聖人之不同於人也。今也浮沈俯仰。脂韋汨沒。無所謂直也。衆曰是不敢不是。衆曰非不敢不非。無所謂察也。譬如水也。決之東則東。決之西則

西冒通人名可矣。冒學聖人名可乎。人無論智愚。必先卓然自立。不盡於俗。不囿於衆。斯可以躋於賢者之域。賢之於聖。不啻愚於智。不肖於賢也。未能希賢曰欲齊聖。理乎哉。夫聖人之爲聖人。誠有所謂無可無不可者。無所不可者。正自有所不可也。今也不學聖人之不可。而學聖人之無所不可。曰吾得聖人之權焉。是所得於聖人者。超出伯夷子路萬萬也。夫伯夷子路。卒不可勝。聖人之權。必不能學。而必欲勝之。必欲學之者。亦見其妄也已。嗚呼。學校政衰。廉恥道喪。如直者死。如鉤者侯。不有祝鮀之佞。自孔子時已不勝嘆。況今日哉。吾故曰聖人道息。通人名起。夫非世道人心之憂也耶。

擬昌黎答衛中行書

愈儒服者。日以儒爲業。凡一舉一動。求其當於儒者而已。儒者不墮穫於貧賤。不充詘於富貴。愈自爲從事以來。固不敢言富貴。然亦不得言貧賤矣。足下書來。乃欲愈當亟取祿位。以救天下。不宜諉之時命。此誠足下之盛意。愈何敢當。愈亦何敢辭。僕少貧好學。問竊以道德爲己任。窮通之來。不接於其心。前之所以爲此汲汲者。非爲富貴也。亦將勉乎已之事耳。乃事與心違。時與志乖。此誠非愈之所能爲力也。不能爲力。而必強爲致之。其不至於詭遇不止。夫人人生得失窮通之數。與吉凶禍福之來。冥冥之中。莫不有宰之者。彼君子曰吉。小人曰凶。謂其所爲。類有以取之也。必謂古之君子無一及於禍者。古之小人無一受其福者。必不然也。必謂凡爲君子。必其福之來也。凡爲小人。必其禍之至也。亦不然也。賢不肖有定分。禍福吉凶無定數。人惟急乎其所自立。得失窮通之故。愈之不接於心者。蓋不自今始也。以足下書盛有

所稱引不敢當。又不敢默默。是以爲足下言之。足下喜吾脫汴州之亂。宜一來相視。何安安而居。不我肯顧。足下知吾心樂否耶。

擬昌黎重答李翊書

愈白。君子之於人。無不欲其入於善。惟不知躬自束脩。雖孔子亦未由進之。蓋禮聞來學。不問往教。以是心至。斯受而已。烏待其禮踰而情過乎。世之有意於愈者。愈皆有以答之。不獨於生然也。而生顧竊竊然有疑於愈。不知生之志求知於愈乎。求愈之益乎。抑欲自樹立不與世浮沈。使一世之人皆不可及乎。不然。何汲汲於愈。而有疑於愈。且夫愈之所爲世之所非也。生獨不忘情於愈。是生猶知有愈也。生知有愈。猶有疑於愈。是生終不知愈也。夫愈之所爲。亦斬不異於君子之所教而已。生何未之思也。且賢不肖存乎已。聲華名譽存乎人。存乎己者未僂。存乎人者何望。未聞本不深而未茂。形不大而聲宏也。愈於生既不變已。苟不舉以相戒。非所以待生也。不患莫已知。求爲可知。生其勉之。

擬昌黎答呂巖山人書

愈白。辱惠書。何足下之躁也。足下乃欲使僕執轡如信陵也耶。足下可謂高自期許者已。凡僕所以禮足下。與設問於足下者。非以足下之文學高出於世之公卿大夫也。亦非謂當今無足下知識也。雖然。僕於足下。不可謂無意也。當今天下紛紛。日趨頹敗。官於朝者又多碌碌。未有奇節。君之所可。彼亦可之。君之所否。彼亦否之。左右前後。大概皆曲學阿世者。如是而不更進一趨死。不顧利害之人。靡靡者何由振乎。

用是留意於足下。冀足下剛直。有可使之往救耳。且自仲尼沒而微言絕。秦漢以來。道喪文弊。家自爲書。戶自爲說。擇不精而語不詳。其存諸簡牘者。雜而不一。聖人宗旨。學者莫得其所指歸。僕於足下屢設問。以觀所至之成熟與否。將以去其非以趨於是。非謂足下之學世無其人也。足下行天下多矣。僕之待足下雖未至。而待足下如僕者。果何人也。足下何遽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也耶。且足下雖自擬侯生。僕豈信陵比哉。世無仲尼。不願居弟子之列。此僕之志也。足下其亦知之乎。雖然。僕與足下始一相識。遂切切然責不足於僕。視世之阿曲取容者。有異矣。此則足下僕茂之美意。卽僕所欲進足下於朝之私心也。願足下少安無躁。聽僕之所爲。某頓首。

讀循吏傳

余讀循吏傳。而知太史公用意至深遠也。夫漢之興也。循吏固不乏人。如潁川則有黃霸。渤海則有龔遂。蜀郡則有文翁。其餘于定國。張釋之。劉昆之屬。不可勝數。然皆漢武以後人。漢武時。稱刀筆吏不可爲公卿者。獨一汲黯耳。上終不以爲能。至如趙禹。張湯。甯成。鄧都輩。或身居大僚。或爵榮顯秩。烜赫一時。卒與黯異。此亦可知當時之所尙已。史公作循吏傳。不及漢人。非漢無循吏也。漢武時無循吏也。可慨也夫。

讀刺客列傳

春秋之義。責賢者備。夫惟賢者乃可責之備。則非盡人而責之備也。余讀刺客傳。所載五人。或勇。或力。或嗜酒擊劍。國士之名。播於一時。非謂其行盡合於義也。太史公謂較然不欺其志。允矣。後之論者。攻擊不

一至謂傳不足傳。夫責五人者。欲儆五人於聖賢之學也。聖賢之學。誠不如是。乃學聖賢之學者。反臨事畏意。不能不欺其志如五人。其又將奚責哉。吾願世之誦習詩書。被服仁義者。慎毋責五人備也。

宋穆公立公子與夷論

論曰。宋宣舍子而立弟。宋穆舍其子而傳兄之子。之二君者。皆春秋之卓卓者也。惟穆公能以兄之心爲心。尤難說者。乃以宋禍罪宣公過矣。方穆公之將薨也。念念不忘先君。穆之賢。非宣其孰能知之。窮兵黷武。與夷之弑。固其自取。宣奚罪焉。以是爲宣罪。將穆亦不得爲無罪耶。且其時鄭莊魯桓輩。克弟弑兄。皆成於爭。如宣公之讓。不以爲賢。反以爲罪。亦見其惑已。

澠池之會論

論曰。非勇之難。勇能不惜其身以衛其君。而又能審時度勢之爲難。方蘭相如之相趙王會澠池也。秦令趙王鼓瑟。相如亦令秦王擊缶。秦請趙十五城。趙亦請秦咸陽。相如一何壯哉。雖然。秦所以不敢動者。非畏相如也。畏趙有備耳。假令趙外不盛兵以待。內無廉頗以守。相如雖勇。秦之左右集而刃之矣。相如雖死。何補於趙。然則相如之敢於陵折秦王者。誠審時度勢。非輕棄其身者也。趙豈僅賴有相如哉。

門人弟子辨

受業者爲弟子。受業於弟子者爲門人。此歐陽公之說也。朱竹垞先生本之。以撰孔子門人考。歷引論孟以實之。謂如門人厚葬之。爲顏淵之弟子。子出。門人問曰。爲曾子之弟子。子路使門人爲臣。門人不敬子

路爲子路之弟子。子夏之門人。爲子夏之弟子。門人治任將歸。爲子貢之弟子。說本古注疏。以上文有顏淵曾子子路子夏子貢字。而強屬之。朱子不以爲然也。爲孔子弟子者。孔子門人也。爲孟子弟子者。孟子門人也。孔子曰。從我於陳蔡者。皆不及門也。又曰。由之瑟。奚爲於某之門。公都子曰。滕更之在門也。曹交曰。願留而受業於門。夫得其門而入。是曰門人。以父事之。以兄事之。是曰弟子。門人弟子。夫固名異而實同也。今爲之別曰。上有顏淵字。此顏淵之弟子。於孔子爲門人。下有子貢字。此子貢之弟子。於孔子爲門人。審如是。互鄉童子見。門人惑。盆成括見殺。門人問。孔子先反。門人後。誰與哭者。門人曰。鯉也。此門人又屬誰之弟子耶。無可屬。則門人弟子二而一也。復奚疑。且卽以門人治任一節論之。以孔子之聖。諸賢事孔子之誠。孔子既沒。諸賢不獲見孔子。諸賢且不得日見諸賢也。爲諸賢者。卽以禮有所極。欲先子貢而去。亦必有山頽木壞之悲。亦必有離羣索居之感。留者不果留。去者不卽去。相與執手歔歔於邑。而不能已已者。胡爲子夏子張子游有若輩。皆寂寂無聞。而惟子貢師若弟。兩相慟哭。兩相慰藉。低徊欲絕。何子貢弟子之誼之厚。而孔子弟子之誼之薄耶。說又安足信哉。竹垞又引東漢諸碑。謂有弟子。有門生。此或當時別立名目。如義士處士之類。又如今之爲師者。自稱曰友弟。曰友生。爲弟子者。曰受業。曰門生。皆與古或同或不同。不能盡一。奈何以東漢之制。上律孔孟之門。由近以例遠。屈古以從今。亦見其惑也。昌黎有言曰。文求其是。解經者亦求其是而已。不然。歐公之言。非無本。竹垞據以成書。後之學者。又何必曉曉爲哉。

上五山先生書

五山先生大人閣下。承奉二月廿九日手教。知去歲分水受累。今年二月爲交代。又有建德之役。勞勞往返。足見仕途之難。然先生文章經濟。冠絕儕伍。上之人必有能識之者。世宜亦不必過爲先生慮也。蒙示大著。舟過九里洲。記讀旅檠文。一則身世之感。一爲世道人心之憂。皆非苟作。讀之惟俯首至地而已。何敢更贅一辭。惟冀時時賜教。使末學有所取法。幸何如也。世宜自違侍以來。精神日耗。人事日冗。僚無一足爲先生道者。惟雨農先生來廈。芸臬師命侍左右。得隨杖履二十一日。望其風采。聆其緒論。如當日初見先生時。此真生平奇遇。不可不告諸先生者。芝山浯江兩書院。極知有忝。且滋物議。第以去歲先母庶母二次喪葬。所費不貲。昔劉顯以母陷北魏。頗受餽遺。欲以贖母。自謂方寸已亂。何暇作廉。世宜竊比於此。是又芸臬師盛意。亦不敢卻。不然。豈不知又顧之他之必不可哉。若文風云云。世宜何足以當之。謹奉拙作二首呈正。伏乞大加繩削。銘感無既。肅此奉瀆。卽候崇安。

上高雨農先生書

雨農先生大人閣下。世宜才鈍學拙。少無師授。僻居海島。行年五十。碌碌無所聞知。芸臬先生觀察是邦。猥蒙不棄。廁之弟子之列。始識古文體例義法。又得遇武進劉五山先生。聞其緒論。爲學次第工夫。稍有解悟。偶爾弄筆。自惟固陋。二先生以外。不敢聞於人也。癸巳冬。得五山先生省中書。言近得奉教先生。謂先生一代宗工。不易遇也。又言以世宜跋鄭古村紀遺。轉求正焉。世宜讀之。慙感無已。自是心慕先生。未

嘗一日忘。客歲十月。芸皋先生取大箸抑快軒文集二冊示世宜曰。當世韓歐也。宜激心靜慮求之。世宜讀至五七日。雖不能窺測萬一。而知先生之學。一本於身心。其言皆有所發明於前賢之旨。詞氣之中。道味盎然。益嘆二先生所以傾倒於先生者。乃自有在。世宜於是慕益切。恨不能自致於先生。既而附芸皋先生文集以拙作求教。先生批而歸之。又復深自貶損。有下交之言。此則先生之謙。先生之宏。而世宜所深幸。日夕積之於心。而不敢言者也。又安敢自外於先生哉。夫宏獎人才。君子之誼也。就正有道。下學之心也。私其善而不與人以善。仁者所不爲也。迷其途而匿不以問。亦愚者所不敢出也。用是謹錄舊作。二十一首爲一卷。仍藉芸皋先生獻之左右。伏乞斧而削之。以慰積年景仰之私。世宜平生失之東隅者。或可收之桑榆。皆先生賜也。石刻數種。拙書六幅。敬以爲贄。並求指示。春風宜和。惟先生與時偕宜。衛道自重。臨紙無任嚮慕瞻企之至。

復繁露同年書

二十二日接奉手教。回環雒誦。且感且愧。非閣下愛弟之厚。孰肯誨諭深切如此。向者與史蘊山言。實一時憂憤之詞。非真有遷徙之事也。弟家無儋石。所積者破書百卷耳。惟是蒿目時事。大懼骨肉離散。不覺其言之過。閣下寓書切責。責之誠是也。至所云臨大事以鎮定爲主。此則古賢豪絕大學問絕大經濟乃能之。如弟章句小儒。何足以當此。經云。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。傳云。有備無患。是故東山淝水。草木皆兵。萊公渡河。豈真一擲。如前日變生倉卒。百無一備。賊夷一破而傷我軍民。再破而壞我房屋。兵自外逆。城

自內閉。幸而狡夷孤舟。志逞一快。非王直徐海者比。其狼狽已至是。雖無永凝之禍。幾同崑山之驚。聞者無不膽寒。見者豈不股栗。閣下教之曰。是當勸以毀家紓難之義。謀禦賊。練鄉勇。大論不刊。弟雖樸味。敢不佩服。但練鄉勇於鄉社則易。於廈門則難。何則。鄉社之人。一族同心。一社齊力。素稔其良莠。各備其械。器無俱用之費。有身家之感。廈門五方雜處。出而召募。不患無人。然薰蕕不辨。常則爲兵。變則爲賊。制之誠不易易。且旣募鄉勇。非如今蔡司馬。但委之練總保長。注名造冊已也。必如臺灣招義民例。官設局。延董事。設條規定。保甲給牌票。與飯食。給工資。備器械。鑄砲礮。以一千人計。月需費三千金。以三月計。便當需九千金。此固非行郊不辨。亦非官府婉勸嚴飭不行也。況恐者難與謀始。富者無一慮終。比比而然。且無論數千金之多也。卽如前日蔡司馬諭十八保保長。重修柵欄。弟家住張厝前保。與趙茂才首先修理。所費僅十餘金。保中富戶五六家。皆萬千之貲。與弟一窮措大比力均分。已爲過矣。況一分僅出銀一員二角。費亦微矣。乃稽延至今十餘日。尙彼此推諉。似此愛錢甚於愛命。尙望其能毀家紓難哉。不然。爲今之計。必如閣下所教。預籌經費。堅築堡壘。扼據要害。廣募鄉勇。時時訓練。備諸火器戰艦。兵精糧足。內防外捍。雖未能收摧朽之全功。而聲勢已足破賊夷之膽。豈非廈民大幸。然事實有難焉者。伏惟閣下經緯在胸。留心時事。爲當事所敬重。諒必有以使弟與鄉井同受衽幃之賜。不勝幸甚。肅此奉覆。惟祈鑒諒。卽頌道安不一。

送高雨農歸光澤序

自芸皋夫子來鎮廈門。世宜師事之。其由以謁當世名人三人。仁和扶猶陳先生。武進五山劉先生。其一則先生也。扶雅先生數夕而別。五山先生一年而別。先生則去年二十日而別。今四閱月。又別也。其事最晚。其契最深。其別亦最苦。當癸巳之歲。先生與扶雅先生同修志省邸。五山先生一見。卽以書相報。謂先生爲當世文宗。其冬芸皋夫子自臺陽歸。赴省與先生爲古文交。歸喜形於色。謂先生道德文章。今世無二。囑世宜爲文二十餘首。求先生教。先生賜之教。復惠以書。是世宜未見先生時。已受知先生也。迨去年四月。先生來島上。訪芸皋夫子。世宜以弟子職。日從遊虎溪南普陀諸勝。追隨之下。屢屢假以詞色。謂爲可教。今年主講玉屏。居處愈近。神契愈洽。嘗謂世宜曰。吾與子情好如是。又結一重翰墨緣。已後當相別。何以爲情。自是凡世宜所作。皆一一爲點定。其先生自作。藁始脫卽出相示。口講指畫。唯恐言之不悉。嗚呼。是何先生之待世宜。如此其至也。夫以先生韞蓄之富。令望之隆。其與相爲往復者。如扶雅五山先生。其人也。世宜復何足數。乃先生以爲是芸皋夫子弟子。又嘗從五山諸君子遊。推而愛之。俛而就之。先生於是益令人思也。先生爲芸皋夫子來。今芸皋夫子復移節臺陽。行已有日。先生旣不能與夫子作海外之遊。又不克長留島上。爲諸生矜式。海天一別。千里云遙。悵望者當不獨世宜一人。而世宜之情則更悲也。以世宜思慕先生之意。知先生必有不能釋然者。更以芸皋夫子眷念先生之意。先生其能釋然乎。惟望先生時惠以訓言。如芸皋夫子節鎮廈門時。則世宜之受賜不淺矣。

擬惠安縣志序代作